

安全监督员

□星闪儿

那年我参加高考前最后一节生物课，孙老师嘱咐完考试注意事项后，又特意重点交代了一下高考后假期里的安全问题，不过是老生常谈：不去危险的地方，男生不要下河游泳等。按说这些都是班主任交代的事儿，再说我们都要毕业了，暑假属于无人管的地带，对于那些考不上大学的同学来讲，高考结束就踏入社会了，再也不用受学校约束。

但那天，孙老师却把安全问题作为最后一堂课的重点，跟我们聊了很长时间。他说，等成绩出来后，那些成绩好的同学不要得意忘形。父母、亲朋都会宝贝似的供着，想买什么也支持、想上哪里玩也赞同，整个暑假，满世界疯跑，唯恐大家不知道你考了个高分、进了个好学校。

孙老师告诉我们，他曾经带了个毕业班，班里有个同学，那年高考考上了上海一所名牌大学，开心得不得了，天天找同学朋友玩。一次坐公交，车内乘客已经拥挤不堪了，他还往上挤，结果人没挤上去，车开动了，裤脚却被车门夹住，司机也没看到，拖着他行驶了几十米才停下，可他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。

孙老师说时眼睛噙着泪水，几度哽咽，他说，安全这场考试，是要考一辈子的，而且这门课谁的成绩高，谁才是人生赢家，所以，同学们一定要时时谨记安全这根弦。孙老师还建议我们把这个暑假好好利用起来，或做暑期工挣点学费，或在家看看书学习，一入学就显示出比同班同学高出一截的优势，让老师同学刮目相看。

孙老师最后说，他希望我们毕业五年、十年乃至二十年、三十年后的聚会，大家都能够给他交上一份满分的安全答卷。

后来，我们才知道，孙老师所说的那个出事故的学生就是他的儿子。他每带一届学生，都会将安全问题放在第一位。

现在我们高中毕业二十多年，孙老师还经常会在同学群发一些安全知识的小科普。虽然不做学生多年，但有孙老师这位安全员“云”监督着，安全这根弦我们始终紧绷着。这么多年，班里同学没有一个酒驾，也没一个在工作岗位违章的。在安全方面，我们都成了学霸，都值得孙老师欣慰和骄傲。

妥协

□孔阳旺

“儿子，爸爸干不动了，可以吗？”

第一次看到父亲发来这句话，鼻子不争气地酸了一下。我父亲是名室内装修工人，干的工作既累又脏，并且十分消耗体力，每每回家时蓬头垢面、满身灰尘。年轻时我曾感觉父亲这个职业会让我抬不起头，是虚荣心在作祟，我至今也无法为此释怀。

我喜欢带一些风格特别的装饰物，比如手链、指环之类的，我不在意别人怎么议论我。有一天吃饭时父亲仔细瞧了瞧，笑呵呵地说：“我以前也像你一样，喜欢戴这些玩意。”

不管父亲还是母亲，他们曾经也有当王子公主的梦想，只是后来选择谦卑地向生活妥协，那些梦想也就永远埋在了回忆里。



十五岁的夏天

□熊荟蓉

那年我十五岁，中考刚结束，父亲对我说：“你考上了师范就去读书，考不上就去学裁缝。”

男学木匠女学裁缝，这是当时我们那边很多农村孩子的命运。我的两个堂姐都学的裁缝。我亲眼见到她们给裁缝师傅的小孩端屎把尿，还受到大声呵斥。我打心底不愿学裁缝！但那时师范院校的录取分数比本地重点高中都高很多，我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考上。

我要读书！我要通过读书改变命运！如果考不上师范，我就去读高中，我要上大学！这是当时我心里最强烈的声音。可家底太薄，我还有两个弟弟，父母不可能供我一个女娃子再读好几年书。我很清楚自己的处境。

要是没考上师范，读高中，就得自己挣学费！那个年代，青壮年都难多挣一分钱，我还只是个小姑娘。我能想到的挣钱方式只有一个：割草。

我们那里的牛，春夏秋，吃的是青草；冬天，吃的是干草。很多人家都是在夏天多割些青草，晒干了扭成草把，齐齐地码在廊檐下，留着冬天喂牛。而那些没储备干草的人家，冬天就只能买干草了。干草三分钱一斤。虽然便宜，但是压秤。一个草把，可以卖一两角呢！

每天大清早，我就拖着板车上路了。我熟悉村子里的每一寸土地，知道哪里的草长得长，好扭草把，也知道牛最爱吃哪一种草。早晨天气凉爽，我会跑到远一点的地方，一边割草，一边把草晒在田埂上，这样中午拖回去时，就会轻些。

避开正午最毒辣的太阳，一般在下午三点左右，我又会拖着板车上路。这时，我会选近一点的地方，为了让干活晚归的父母，帮我把草拖回去。

割草最深刻的记忆，就是热和渴。汗水有多么咸涩，我是用眼睛尝到的。眼睛

被汗水浸泡，又黏又辣，睁都睁不开。因为双手是泥，我只能低着头在衣服上蹭。

更难受的是渴。带去的一大瓶井水，总是很快就见了底。喉咙里干得冒烟时，我就捧河沟里的水喝。但只是润润唇，不敢吞下去，因为那水里有农药啊！

那时的天空，一定比现在明澈。可再干净的天空也不能解渴，再白胖的云朵也不能喂牛啊。田间小路上经常有卖冰棍的人，用自行车驮着一个木箱子，箱子里有用棉絮裹着的冰棍。五分钱一根的冰棍，于我却是遥不可及的奢望。我身无分文啊！

我一面幻想着那卖冰棍的是我的大舅，一面暗暗发誓：等我读好了书，要驮一箱子冰棍回来，专门发给割草的小姑娘。

那个夏天，村子周边所有的草几乎都被我割完了。师范录取通知书是在一个傍晚传到我们村的。当时，我正在割村医务室门前的草。赤脚医生义安姨举着一张纸片朝我喊：“蓉儿，快把镰刀丢掉！你的手，以后要拿粉笔了！”

镰刀“铛”一声掉在地上。我接了那张纸片就往家里跑。板车是母亲后来去拖回来的。母亲第一次没为丢东西骂我，反而说：“丢了好丢了好！以后再不要你割草了！”

那年冬天，我家的干草卖了三十八块五角，而那时高中一年的学费也不要三十几元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当时没考上师范，我会在下一个暑假，把全村的草再割一遍。

师范毕业后，我先在乡镇教初中，后调到县城教高中。我出了五本书，被推为市作协主席。不管身份如何转变，永远不变的是我对书的眷念、对理想的执着。

十五岁那年夏天我匍匐在地上割草的身影，也是我一生的姿态。我愿意一辈子流着自己的汗水，收割自己的梦想。我愿意一辈子举着这支笔，举着这光阴的灯盏，不让命运暗下来。

特别优待

□蔚新敏

高考被优待，有的加分，有的优先录取，1994年我高考，优待睡竹躺椅。

那年高考前，邪门儿了，白天下雨晚上晴天，潮乎乎的热。我家有一个躺椅，竹子做的，躺上去，倍儿凉快倍儿爽。但那是家里头号大劳力——我爸的宝椅，平时别人都不能躺。7月6号晚上，我爸说：“今晚躺椅归你，想躺到几点就几点。”我受宠若惊呀，这“小灶”开得别具一格，可能是我爸表达对我高考重视的唯一途径。

那天晚上，我躺在竹椅上看书，我爸把落地扇对着我呼呼吹，我是大暑天下河——凉快透了。

那么一躺就睡着了，一夜都没翻身，效果可想而知。第二天早晨醒来，我的胳膊、脖子、腰、腿都好像坠着沙袋般发沉，各个关节都不活泛了。我也不敢说，就那么去参加考试了。

我的座位在最后一排，我屁股上扎着蒺藜似的，坐不住凳子。腰酸，我就把腰挺得倍儿直溜，直着不舒服了我就跟被剔掉骨头似的脑袋瘫桌上，过会儿再脖子拉长

了腰板挺直了“眺望远方”……总之，人家都低头答题，我摇头晃脑可忙乎了，字都没写多少。

监考的老师走过来，也不问我怎么回事，给我脖子上抹了点风油精，可能以为我是被蚊子咬了。见我还不“老实”，估计是以为我想偷看同学的答案，也不经过我同意，提溜起我的身体，直接把我的凳子往后拽、桌子往后挪。另外一个老师走过来，身体挡在我前面。俩老师倍儿默契，瞅着我，我知道他们是防着我抄袭。那天的考试，我成了药店的抹布——苦透了。

第一天考得不怎么样。可也不敢跟家里人说啊。吃罢晚饭，我爸说：“你辛苦了，今儿晚上，躺椅还归你，电扇还归你。”我决不会让爸发现自己好心办了坏事，赶紧溜到自己的床上，佯装睡着。待我叫我去睡躺椅，我假装睡得死死的，怎么叫都叫不醒。那天晚上，真热，我睡得大汗淋漓，第二天，浑身酸疼的感觉没了。

后来我就总结：把高考平常化，别给孩子太特殊的待遇，以免弄巧成拙。

围棋教室外

□王秋女

送孩子去棋院学棋，教室外的走廊上坐满了等候的家长。人多位置少，我左手边坐着一位大伯、右手边坐着一位大妈，都是来送孙辈学棋的。等待太无聊，我埋头刷手机，大伯和大妈就隔着我热火朝天地聊了起来，话题自然围绕着各自的孙子孙女。

两人先是从围棋聊起。大妈说自己的孙女跟别的小姑娘不一样，特喜欢围棋，你看这个班里，一共也就三个女生，老师夸她悟性好，才学了两年，现在她爸都已经下不过她了！大伯自然不甘示弱，说他家孙子学围棋进步也很快，跟那些比他大的孩子下，都是赢多输少。

第一回合不分胜负，于是话题从围棋这个兴趣爱好发散开来。大伯说自己孙子在画画上也很有天赋，去年刚开始学画画，就画得很好了，上次美术课，老师给他的那幅画打了五颗星呢！大伯又替孙子规划起未来：“我看他以后可以去考美院，当画家了。”大妈则说孙女在学电子琴，话一出口，她好像又感觉学电子琴并不能占到上风，立马补充了句：“钢琴当然也买得起的，但是她妈妈咨询过一个老师，那人是位名师，他说孩子还是先学电子琴容易入门。”然后开始滔滔不绝地向大伯科普先学电子琴的各种优点。

接下来第三回合中，双方开始比拼学习成绩，大妈说孙女上一年级之前就认得近千字了，每次考试都是100分，这学期又拿了个全优；大伯那孙子更是神童级的，据说才12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认字了，幼儿园中班时就能帮班里的小朋友模仿他们家长的笔迹代签字。

大妈问大伯孙子在哪个小学上学，大伯声音顿时降了8度，嘟囔着吐出“某某小学”。众所周知，这是个普通小学。大伯当然也意识到这一点，赶紧解释：“他爸妈那时非要再买套学区房，我不同意，家里好多套房子了，再买太折腾，而且新买的房子要装修，现在白血病这么多，新装修的房子不敢住人哪！我说你看人家农村小学还有民工子弟小学出来的孩子，有些还不是成绩很好啊。”大妈认同地频频点头，机智地接着话头往下说：“也是，特地买学区房是没什么必要的，在哪儿读不是读呢！你们那个小学也算不错的。我一直住的就是某某小学（当然是我们这里知名的公办优质小学）的学区房，孩子一生下来我就让她爸妈把户口落我这儿。当时上小学报名时我就坚决反对她爸妈送孩子去考什么私立，小伢儿弄得这么辛苦干嘛，公办读嘛就好啦，当然如果她去考，肯定那考得进的！”

缠斗这许久，大妈终于显露出王者风范。

于是大伯迅速结束这个话题，话锋一转，说儿子媳妇平时工作忙，孙子都是自己一手带大的，他常教育孩子“你现在不好好读书，以后上哪儿找份好工作”，虽然他以后就算靠吃吃房租，也吃不完，但总归是没出息……铺垫完毕，主动亮明家底：“我们俩和儿子媳妇本来就有三套房，拆迁又拆了三套，一共有6套房。”

大妈沉默了会，大概正酝酿着该换什么话题。

好在此时教室里传出一阵嘈杂的喧哗声，围棋课结束了。大家都忙起身，冲过去接孩子了。